

道

為道

昧
不昧
本末

上德

若
不

若
渝

究

樂

儀

科

道

族

笑

故

道

谷

法

大

方無隅

方神無

大器

晚



之

道

類

德

具

新

行

印

公

版

豐

文

且成
能化其化
而不自化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負陰而抱陽

三冲氣以存

人之所惡



道

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為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
或益之

新文豐：29400043 (平)

ISBN957-17-1948-X

9 789571 719481

ISBN 957-17-1878-5 (精裝) 29400042

ISBN 957-17-1879-3 (平裝) 29400043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編

雲南劍川白族道教科儀 音樂研究

羅明輝 著

研究資助局（香港）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經費補助

新文豐出版公司 出版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之廿

雲南劍川白族道教科儀音樂研究

精裝一冊基價 12元
平裝 10元

主 編：曹 本 冶
著 者：羅 明 輝
發 行 者：高 本 劍
發 行 所：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公 司：臺 北 市 雙 園 街 9 6 號
電 話：23060757 • 23088624
門 市 部：臺 北 市 羅 斯 福 路 一 段 20 號 8 樓
電 話：23415293 • 23415294
傳 真：23023870 • 23568076
台 北 郵 政 2 6 4 3 信 箱
登 記 證：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 6 4 9 號
郵 政 劃 撥：0 1 0 0 4 4 2 6

公元二〇〇一（民90）年八月台一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本書如有破損或缺頁 • 歡迎寄換 *

29400042 (精) 網址：<http://www.swfc.com.tw>

29400043 (平) E-mail address：swfc@swfc.com.tw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系列叢書（廿）』

執行編輯：曹本冶

執行助編：劉 紅 張振濤 楊民康

「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編輯委員

曹本冶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

袁靜芳 中央音樂學院

序

近年來，海內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已涉及較廣泛的層面。相對而言，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的研究，卻仍是處於初步的階段。隨著對傳統文化認識的不斷更新及研究範圍的不斷擴展，傳統儀式音樂在整個中國音樂史中的特有價值和深遠意義已愈來愈明顯。同時，基於人為因素，不少儀式傳統現今正面臨著失落的危機，如果再不對它們進行系統性的搶救、保護及研究，中華民族的下一代將永遠失去這一部份珍貴的遺產。基於此，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重點對中國的道教、佛教、儒教及少數民族儀式音樂和宮廷儀式音樂進行系統性收集、整理和理論研究，並聯合海內外有關專家學者及研究機構，共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促進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本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陸續在《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系列叢書》內出版。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是長遠性的系統工程，劃分為幾個階段。本計劃1994至1997年項目「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以比較研究在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道教儀式音樂傳統為主，並以其他相關的儀式音樂傳統（如佛教、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等）比較研究為輔助。該項目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主持曹本冶聯同中央音樂學院袁靜芳，統籌協調各地

有關學者進行的一個小組研究合作項目。

道教是中國本土產生的宗教，它在立足於中國文化二千多年的歷史中，其影響伸展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與中國人的生活和習俗有著分不開的密切關係。不了解道教，就無法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的根源以及中國人的精神基本。道教科儀音樂作為道教的外向行為表現，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春秋前的巫舞樂。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嵩山寇謙之撰《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中改「直誦」經文為「樂誦」。之後，在道教的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科儀音樂形成了因時期、教派、地域和場合等的不同而多元化的風格特色。但在這多元的表層結構之中卻有更深層的共性因素。對此，我們的「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之焦點包括：

- (一) 道教各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曲目和風格；
- (二) 道教儀式音樂演奏的習慣和場合；
- (三) 音樂在儀式中的運用及功能；
- (四) 儀式主持者的傳承；
- (五) 道教儀式音樂與其他宗教儀式音樂（漢族、少數民族）及民間音樂的關係；
- (六) 道教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因素。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
曹本冶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叢書》得新文豐出版公司大力支持出版，功德無量！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之1994~1998年項目「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經費補助，在此特以致謝！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通信地址：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音樂系 曹本冶教授收

電話：(852) - 26096718 傳真：(852) - 26035273

引語

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佈於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①其中道教對雲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含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此外，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既各成一系，又與漢族不同地區的道教音樂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音樂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缺乏對它們的認識和了解，無論是對道教音樂的認識，還是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把握，都將是不全面的。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於本世紀五十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於漢族地區的，這從五十年代中後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例如：五十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結果以文字和記譜方式連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於《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其後，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等問世。^②這以後

沉寂和中斷了二十餘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等，自七十年代中後期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於對漢族社會道教音樂的研究），先後出現了陳大燦等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對上海與臨近地區的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以及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雲觀、瀋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後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於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雲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瀋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格局正式形成。^③

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範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主要有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徵〉；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北京白雲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徵〉；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係〉；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蒲亨強《武當上道

教音樂研究》；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呂鍾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等。^④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雲南、貴州、四川等地，並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雲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等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二十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二十餘個子項目的研究。今年二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於香港，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與該研究計劃共同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並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計有二十餘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雲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等。^⑤

以上所述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漢族不同地區的道教音樂，從中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顯得薄弱，而且主要集中於雲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關於洞經音樂本書第六章有專門的介紹與討論）。就筆者目前所知，學術界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雲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雲南的昆明、下關、大理、麗江

等地的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於是在雲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雲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於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覆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因而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後分別撰寫了〈關於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⑥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合併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來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此後，有關調查和研究停滯，至八十年代初，才見有關文章等發表，上述調查所寫的〈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即是初稿完成二十年後，更名為〈洞經音樂調查記〉，^⑦於八十年代初正式發表的。該文結合麗江、下關、大理、昆明四地洞經音樂的有關情況，以文字形式介紹了洞經音樂的曲調以及洞經樂隊，還述及了洞經概況，並對洞經的歷史源頭和「談經」等進行了探討。此外，最為突出的是，該文在注釋中輯錄了有關文獻等對洞經的記載，附錄中有洞經重要書目，具有較強的文獻資料性。這是該文有別於其它洞經音樂文章的最大特色，亦為其最有價值之處。總的來說，該文不失為初步了解洞經音樂的好材料，但作為調查記，甚感其記實性不強，而從對麗江和大理的洞經音樂的介紹來看，該文將它們同昆明及下關的洞經音樂放在一

起概括地以文字介紹了麗江洞經音樂和大理洞經音樂的曲名和曲調，對這兩地的洞經樂隊特別是大理的洞經樂隊亦只略有涉及，因此，該文不是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和大理白族洞經音樂的專論，只是人們認識漢族和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開端。

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有關洞經音樂的調查和研究逐漸增多，專門介紹和研究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文章始有出現，據發表的有關文章來看，主要涉及白族和納西族的洞經音樂，其中有關白族洞經音樂的，主要有李崇隆、熊中流等調查，宋其華執筆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經簡述〉，^⑧文中簡略地介紹了雲南元江縣因遠區白族洞經音樂的運用、曲名、樂器等，是目前所見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專門介紹白族洞經音樂的文章。之後，《大理洞經古樂》和《白族音樂志》相繼出版，^⑨前者是一本洞經音樂曲譜集，記錄有二百七十餘首大理洞經樂曲；後者有白族洞經音樂的志略式介紹。而見於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專門論及納西族洞經音樂的文章當推崇先〈麗江洞經音樂初探〉，^⑩該文從歷史概況、樂曲種類、音樂特點、樂隊組織、音樂傳承等方面初步探討了納西族洞經音樂。繼之，有楊曾烈〈麗江洞經音樂調查〉；何青〈雲南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桑德諾瓦〈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的傳說、曲牌及形態〉等文章先後見於發表。^⑪其中桑文通過傳統稱謂及其異變、民間傳說、麗江洞經音樂溯源、麗江洞經音樂的分類及曲牌等方面的論述，揭示了漢文化對納西族洞經音樂的深遠影響，從一個方面補證了納西文化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格局。此外，現任教於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的李海倫（Helen Margaret Rees）博士，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就讀時，於1989～1993年期間先後三次赴麗江，對納西族洞經音樂等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並在此基礎上對納西族洞經音樂作了研究，最後以「音樂變

色龍」(A Musical Chameleon: A Chinese Repertoire in Naxi Territory) 為題，於1994年完成其博士論文。這是首位系統研究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西方學者。作為一位西方學者，她與其他研究納西族洞經音樂的中國學者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並非僅從納西族洞經音樂的歷史源流、曲目、樂器與樂隊、表演方式等入手進行研究，而是將納西族洞經音樂置於麗江的民族、政治、社會和經濟歷史；麗江納西族音樂世界；雲南的洞經音樂及洞經會等較廣闊的背景中進行系統研究，探尋了納西族洞經音樂與漢族音樂文化的關係及其與社會、歷史等的聯繫。

由上述不難看出，學術界對白族和納西族的洞經音樂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這是應該肯定的。但不能就此滿足，因為洞經音樂雖然具有道教性質和道教色彩，而且是雲南白族等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道教科儀音樂，在民間它多有以洞經會談演洞經的存在方式或其他存在方式，不完全等同於道教音樂，況且洞經音樂亦非所有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的組成部分。要真正認識和了解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除了洞經音樂外，還需對不同少數民族的道教科儀音樂等進行研究。因此，少數民族道教音樂領域是道教音樂研究中一個有待進一步深入拓展的研究領域。對此，尹祖鈞等曾作過有益嘗試，九十年代初其對河口瑤族道教音樂進行了調查研究。近一兩年楊民康和楊曉助參與了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中有關瑤族道教科儀音樂的子項目研究，以「雲南瑤族道教科儀與科儀音樂研究」為題，又對雲南瑤族道教科儀音樂進行了考察和系統研究。然而，從現狀來看，除瑤族外，還未見學術界有對其他少數民族道教科儀音樂進行的系統研究。由此來看，劍川白族道教科儀音樂的研究無疑是拓展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研究領域的

另一次新的有益嘗試。

主要分佈於中國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內的白族，是中國西南地區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民族。白族文化淵源流長，其地域特徵和民族特色都十分鮮明，而且早在漢武帝時期白族先民就開始了同中原文化的交往，至唐宋時代，南詔和大理國的先後建立，更加强了白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交往。作為當今道教兩大派系之一的「正一道」，其前身「天師道」一派在唐代南詔時期便已流行於大理洱海一帶。據筆者的實地考察及有關的調查了解發現，大理州的劍川、鶴慶、雲龍等幾個主要白族聚居縣及巍山彝族自治縣至今仍有道教科儀及其音樂流行，其中尤以劍川白族道教科儀及其音樂最具特色和代表性。

劍川是大理州一個主要的白族聚居縣，也是中國西南邊疆開發較早的文化發祥地，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劍川白族道教科儀音樂，是白、漢文化長期交融發展的結果，既蘊含著白族傳統文化的固有特質，又反映出白漢文化水乳交融，這一白族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內涵豐富。從實際情況來看，劍川白族道教科儀音樂的儀式生態環境、進行環節，以及音樂的類別構成及形態特徵、音樂的運用方式等，均可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和探討。

從本書的研究方法來看，實地考察是筆者採取的一個基本方法和步驟，它是研究本書選題對象的前提和基礎。這種將研究建立在實地考察基礎上的方法，亦是上述有關瑤族道教音樂或白族及納西族洞經音樂研究採用的方法之一，不失為本書研究與其共同之處。筆者採取實地考察的方法，完全基於劍川白族科儀音樂的現狀。劍川白族道教科儀音樂是至今尚存活在劍川城鄉的一種道教音樂形式，只有到其生存著的環境中，才可能實際了解和認識它的存活方式和生存狀態，以及其生存環境等，從而獲得理性

研究賴以憑借的感性認識並獲得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等。實地考察不僅是筆者實際感受和認識本書研究對象的途徑，也是本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收集、驗證、修訂和補充的主要途徑與依據之一。

此外，鑒於儀式與儀式音樂有著互為生存前提和條件，沒有儀式就無所謂儀式音樂，離開音樂儀式亦無從進行的相互依存的密切關係。而且儀式與儀式音樂是在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的場合，由一定的人運用並傳承的。因此，筆者在本書研究方法的理論思考上，將儀式與音樂視為一有機整體，既研究儀式音樂本身，也研究儀式音樂賴以生存的儀式，並同時關照它們置身的地理與人文環境等，用聯繫的觀點展開論題對象的系統研究。這與上述的白族洞經音樂或納西族洞經音樂等研究相比，甚具特點。有關白族洞經音樂或納西族洞經音樂的研究，一般未涉及或較少涉及對洞經儀式的具體研究，本書則以劍川白族道教儀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超度儀式為例，從儀式的運用、儀式的場合與設置、儀式的參與者，以及儀式的構成與進程序等方面對劍川白族道教儀式作較詳盡的具體研究。在有關儀式與音樂的研究中，本書注重實地考察資料，注意兼顧「局內」觀，這在對作為劍川白族道教儀式音樂一個組成部分的洞經音樂的探討中尤其如此。本書根據實地考察，明確指出劍川白族洞經壇場與劍川白族道教壇場的不盡相同之處，並指出「局內」與「局外」不同的洞經音樂概念（關於「局內」與「局外」，可參見本書第六章）。這亦為本書研究與上述有關白族洞經音樂或納西族洞經音樂研究較明顯的相異之處。

總括而言，本書的具體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主要運用有關文獻史料等，對白族這一民族共同體

進行概述，並根據有關記載，論述道教在大理地區的傳播及道教與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的關係。

第二章，將有關文獻資料和筆者實地考察的資料等結合起來，從劍川的地理與文化、劍川白族道教的歷史與現狀、劍川白族道教組織的構成情況、劍川白族道教法事等方面，論述劍川白族道教儀式及其音樂的地理環境與人文背景。

第三章，根據筆者的實地考察，論述劍川白族道教儀式與音樂的參與者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並從儀式場合及壇場設置等方面，詳細記述劍川白族道教儀式及其音樂的進行空間。

第四章，以劍川白族道教最具代表性的《超度儀式》為例，根據筆者實地考察所看和所得考察資料等，通過對劍川白族道教超度儀式的應用，以及其具體結構和進行程序的詳盡描述，揭示劍川白族道教儀式的進行特點和構成特色等，並展示劍川白族道教儀式與其音樂唇齒相依的關係。

第五章，根據實地考察錄音的記譜，從音樂類別及其形式（其中涉及樂器、樂隊編制，以及器樂和韻腔等音樂形式）、音樂基本形態（主要包括對音階、調式、腔型、旋法和曲式結構等的具體分析）、曲調與韻腔唱詞的關係以及音樂的使用特點等方面，對劍川白族道教科儀音樂進行詳細分析，揭示其形態特徵和使用特點等。

第六章，就劍川白族道教科儀音樂的地域特徵及其與劍川民間音樂的關係，以及作為劍川白族道教音樂有機組成部分的洞經音樂的有關問題等進行探討，並將劍川白族道教儀式音樂同龍虎山天師道音樂作初步比較。